

文风而来

主办单位:文登区作家协会

冠名商:文登全友家居商场



丛桦,中国作协会员,文登作协副主席。作品散见于《散文》《诗刊》《星星》诗刊、《飞天》《西部文学》等,首届齐鲁散文奖获得者,第二届山东省十佳青年散文家。出版散文集《山有木兮木有枝》《井上生旅葵》《日暮乡关》。

出门儿,在我的方言里,不是指走出家门,而是指“走亲戚”。当一个人说“我要出门儿”,就说明,他要去走亲戚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出门儿。大规模集体出门儿的日子,是每年正月初二。每到这天,我就无比羡慕地看着小伙伴们穿着新年装,梳洗得亮光光,提着包袱,拐着筐篓,拿着牛皮纸包的果子,坐着大马车、自行车、小推车等各种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欢天喜地地去姥家出门儿,去姑家出门儿,去姨家、舅家出门儿,亲戚多的要好几天。但我不能出门儿。俺家有亲

戚,而且很多,一窝一窝的,但是都在俺村。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村的,大爷、叔、舅,都在俺村,而在自己村走亲戚,不叫出门儿。

我向往的,是去别人的村庄。我对别人的村庄非常好奇。

终于,姑出嫁后,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姑嫁到了谭家口,谭家口离我们村二十里,对从来没有出门的我来说,谭家口非常遥远,沿途要经过二十多个村,符合了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等多个元素,满足了我出门的愿望。放假的时候,姑就会找人捎话给我妈,让我和妹妹俩去谭家口小住。

我妈就会安排我们骑车去。

我和妹妹刚刚学会骑自行车,自行

出门

文/丛桦

车都是大金鹿,很高,我和妹妹都矮小,不能坐在车座上骑,就用一个蹬里藏身的姿势把右腿从自行车的三角大架的空隙里伸出去,身体挂在自行车的左边骑,左腿蹬一下,右腿掏一下。这种骑单车的绝技,估计现在已经失传了。

这样骑车,速度很慢,上坡要步行。下坡也要步行,因为那时的自行车好像没有手闸。我们慢慢地穿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如果路边开始出现一枝一枝的桃花,我们就知道姑的村庄,快到了。

姑的村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背靠大山,遍生桃树。春风吹来的时候,姑的村庄就在一片云霞之中了。

姑家在一个小胡同的尽头,四间房子,外墙用蓝色和黄色颜料涂出菱形图案,把姑家装饰得像蒙古包。这个彩色墙成为我辨认姑家的醒目标志。

姑父会讲故事,听姑父讲故事的时候,我总对姑父充满敬佩。姑父是一个50后农民,但姑父讲故事,不是说瞎话,那种低俗内容,也不是老羔子,不是皮子背老婆儿的愚昧主题,而是外国皇帝的故事。后来看安徒生《皇帝的新装》,心中惊喜,这不是姑父讲的吗?

姑家的抽屉里有连环画,都是姑父的,我都翻看了,只记得其中一本《宦娘》,王叔晖风格的线描,宦娘画得荷衣风动,眉目含情。在那本连环画里,我爱的不是丽绝一世的宦娘,也不是手挥五弦的温公子,而是一个道人,弹琴时,百鸟群集,庭树为满。

有一年秋天去姑家,姑给我和妹妹每人一枚镶宝石金戒指。妹妹是红宝石,我是绿宝石。这是我们的第一件珠宝,我

们非常惊喜,戴着戒指跟着姑和姑父去山里翻地瓜蔓。翻完了地瓜蔓,回家以后,妹妹的戒指没有了。到处找也没有找到。

第二年秋天,我们又去姑家,又跟着姑和姑父去山里翻地瓜蔓。奇迹发生了,妹妹的戒指找到了!我至今记得戒指的样子,埋在泥土里一年,还是完好如初,一点没长锈,因为是个塑料戒指。

《红楼梦》里,史湘云最喜欢去荣国府走亲戚,那是她的姑婆家。姑婆家的锦衣玉食,兄弟姐妹与她的情趣相投,姑婆给她的庇护,让父母双亡的史湘云有一种归属感。我的亲戚都是穷亲戚,我的走亲戚,就是想去寻找快乐,感受新奇以及在亲戚家的无忧无虑。仿佛只有亲戚家,我才被当成一个孩子去呵护,去娇惯、去疼爱,看的是亲戚的笑脸,吃的是亲戚家所能拿出的最好的食物,听的是柔声细语,而不是呵斥,你只负责当一个幸福的小孩儿。

现在,我仍然愿意出门儿,更多的是去感受中国传统社会残存的血脉亲情,因为这是我的“根”,是故乡对我的承接与安放。父母逝去之后,亲戚成了父母的影子,他们是父母的兄弟姐妹,有着共同的语气和目光。走亲戚的时候,听他们说过去的事情,说我的父母,说我小时候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感受曾经的欢笑和泪水,使时光得以倒流,曾经消失的场景得以还原,包括地点、人物、声音、色彩甚至气味都仿佛昨日重现。尤其是春节,相聚一堂,听那原汁原味的乡音,听那声声乳名的呼唤,浓浓亲情中,共同举杯,斟饮时光。

老头市

文/于尘飞

走在街上,还经常会看见路口或小区旁,三三两两的老人聚在一起闲聊,我想起小城的老头市来。

老头市,这个名字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在我童年少年的记忆中,就是老人们扎堆站(玩)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文城的老头市就在现电脑城路北,为什么在那块地儿,我认真琢磨了一下,当时那个地方,向西是县政府、人民剧场、143医院正门和百货大楼、二百货,太闹;向南,是县广播站和大众饭店,早晚听广播,中午听(闻)味道;向东是小卖部、钟表店、理发馆、缝纫社;向北是粮油蔬菜水产门市和最密集的村居,东西南北都是几十米路程,啥都方便,就像北京城外的天津卫,热而不闹,闹而取静,关键是旁边还有一河北村的茶水炉子,黑天白日水烧得呜呜响,这真合老人们的适了。

当时那里有一面很高大的语录牌,即用水泥做的宣传墙,语录牌的内容经常换,今天是宣传上山下乡的,明天是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图文并茂,但墙根儿下的老人们基本没换,走了的也许是真走了,一年四季,除非特殊天气,每天都有二、三十位老人聚在那里,三五成堆,四六成群,带板凳儿马扎儿的坐着,没带的就靠墙根儿蹲着,一色的抽旱烟,不过有的用烟袋,有的卷纸喇叭罢了,虽然那时候穿衣服都很单调,全是黑灰色的,老远一看,烟雾缭绕,黑乎乎一面子,但细看其中也很有讲究,比如烟袋、有的烟嘴儿和烟荷包的缀饰,或红或绿,滋润绵滑,一看就很讲究,现在想,说百年老料,都不为过;烟,有的烟叶赤黄响酥,包里一捏出来,喷鼻沁香,有的暗红汰软,一搓一卷,一股子辣喉味儿;大部分不戴帽子,戴帽子,冬天有扣毛耳窝儿的,夏、春秋有前帽沿插纸板儿的;穿棉鞋,有穿露棉花用绳儿绑的,有穿自家缝制条绒帮儿大棉乌拉靴的,也有穿翻黄皮子绿帮儿里面带层羊毛的。其实,从这些细节,

就可以透露出这些老人们有着十分不同的家境和人生经历。

至于他们每天都在聊什么,那时候的我真是没有认真听过,也听不明白,反正每天早晨上学路过那里,总有已经过去坐着的;下午放学经过,总有坐着还没走的,一个感觉是说的总是在说,听的总是在听,笑的每次都能看见在乐,闷的每次都能看见在呆,即便偶有争执也是几人附和,其他人好像没听见一样依然在继续谈论着他们自己的话题。

也有很热闹的时候,有件事我印象特深,一天,我放学远远就望见那里老人们围成一整圈,看着一个人在表演什么,我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位戴着毡礼帽、穿棕皮夹克、黑宽腿裤、白网皮鞋在当时可以说时髦到极点的老人,动作夸张地把脚向里扣着走路,滑稽的表情引的围观者哈哈大笑,我听旁边人说这位老者从东北回来,没事就过来凑凑热闹,他哥哥是河北村的旅日华侨,他哥哥也就是那位华侨我知道,我在河北小学读三年

级那年,他为学校捐了一些学习用具和每班一个篮球,我们还和老人合了集体照,那是我第一次见照相机、照彩照,他叫郭永恂。

说来,老头市虽然是个特定的圈子,也是一个小社会,老人们在老头市里,也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不同的也许就是比大社会更真实一些而已。

哪一年,我忘了,语录牌前开始用木杆子围了起来,或者卖水果,或者卖衣服、面盆、暖瓶等日常生活用品,反正老人们是不能在那里呆了。

后来,语录牌也拆了,建起了厂房,偶而还看见几位颇有些顽固的老人,在那厂房的墙根窗下叫劲唠嗑儿,显得那么孤寂,再后来,厂房临街窗都打开变成了一家家手机门市,出入的就是年轻人了。

最近,我看那地方开了家蛋糕店,现在的孩子,不管老人喜欢不喜欢,过生日都买蛋糕,不由得老人想还是不想,也许是老人们在天有灵吧,记挂着他们那块地儿,不管是喜欢不喜欢……

QUANU全友家居

绿色全友 温馨世界

全屋定制 拎包入住

装家不用东奔西跑 全友整装一站搞定

优质品牌 特惠套餐 标准流程 专业团队

地址:文山路桥西150米(三联火锅对面)电话:8160018



于尘飞,笔名晨风,男,1965.9.出生,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历史系,威海市文登区作协会员,现任威海市文登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所创作散文、小说散发于《威海日报》、《威海传媒网》、《文登文艺》等。